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臧旻

旻廣陵射陽人桓帝時爲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雍奴令靈帝時爲吳郡太守熹平初拜揚州刺史遷使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轉長水校尉歷中山太原太守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于朱家管仲錯行于召忽此二臣且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于須臾貪命于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讎拔于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于百世君臣載于篇籍假令二主紀過于纖介則此二臣同死于犬馬沈名于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

與之術乎伏見故兖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淸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致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後漢第五種傳

臧洪

洪字子源旻子舉孝廉爲郎選補即丘長靈帝末棄官太守張超以爲功曹超兵討董卓衆散袁紹使領靑州徙爲東郡太守以請救張超不許與紹絕被圍歷年城陷見殺

酸棗盟辭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

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後漢臧洪傳袁宏後漢紀二十四魏志臧洪傳

答陳琳書

隔闊相思、發于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悢、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

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寵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吕輔佐主人無吕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孝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吕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吕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吕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閒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濟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目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目沮勸故抑廢王命目崇承制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目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目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目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目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遺君故東宗本州目爲親援中扶郡將目安社稷一舉二得目徼忠孝何目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于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目安君親

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袁宏紀作家）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爲一年之資以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于境外臧洪授命于君親吾子託身于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术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魏志臧洪傳又後漢臧洪傳按此少四百四十餘字其多出者亦四十餘字今合錄之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

寇榮

榮上谷昌平人雍奴侯恂曾孫桓帝時爲侍中延熹中坐罪亡命誅

上書陳情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爲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爲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于是遂作飛章以被于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于嚴棘之下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羨佞邪承旨廢于王命

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爲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爲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壙出尸。剖棺露胔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爲春夏息。淹恚不爲順時怠。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尅剝。痛于霜雪。張羅海內。設罝萬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爲亡虜。苟生則爲窮人。極死則爲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

地厚而無以自載，蹐陸土而有沈淪之憂，遠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于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憝，足以陳于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眾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閶闔九重，陷穽步設，舉趾觸罘罝，動行絓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誡，以盬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于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于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鑊，入沸湯，糜爛于熾爨

死下脫而字

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人生亦復何聊盡忠臣殺身以解君怨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誣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匄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漣如（後漢宦者附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一有刪節）

張儉

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舉茂才不就延熹末為東部督郵建寧中以黨禍亡命至中平初黨事解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樸特徵拜少府皆不就建安初徵為衛尉卒官年八十四

舉奏中常侍侯覽罪釁

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後漢書宦者侯覽傳　案篇末二語蓋范史約文今所錄之梅鼎祚文紀不取范史刪削張璠漢紀云儉爲東部督郵覽家防東儉劾覽云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角連閣洞門繡井蓮花壁柱綵畫魚肉金荒凝諸宮闕

又奏

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後漢書同上

郭泰

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累辟公府皆不就

答友勸仕進者

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嚴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抱朴子正郭篇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三與此略同又後漢郭泰傳有首四語

與陳留盛仲明書

足下諸人爲時棟梁（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蘇不韋方伍員論

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强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曾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强讎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燋慮、出于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尚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于員、不以優乎、（後漢蘇章傳）

徐稚

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

與郭林宗書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後漢紀

戴良

良字叔鸞一云字文讓汝南愼陽人舉孝廉再辟司空府俱不就案吳志士燮傳黃武五年孫權分交阯已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蓋卽此

失父零丁

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爲禍積惡致災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幣用相償請爲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胾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獦狗啄眼泒鼻䶎相追逐吻中含納無齒牙食不能嚼左右蹉口似西域口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羹棬御覽五百九十八

范冉

冉或作丹字史雲陳留外黄人桓帝時除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爲侍御史逃去遭黨錮十餘年後辟三府應司空命自劾退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卒年七十四

遺令敕子

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于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後漢書范冉傳

楊喬

喬字聖達會稽烏傷人桓帝時爲尚書數上書陳政事詔妻以公主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上書薦孟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淸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産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慕禽息忘身進賢後漢孟嘗傳

上諫

臣聞之曾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引會稽典錄

陽球

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桓帝時，舉孝廉，補尚書侍郎，出為高唐令，建寧初，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拜九江太守，遷平原相，熹平末，徵為議郎，光和中，歷將作大匠，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徙衛尉，為中官曹節所誣，下獄誅，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敕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後漢陽球傳

奏劾王甫段熲

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恭職多邪，奸回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袁宏後漢靈帝紀中光和二年）

遣平原相教

相前蒞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蠲往愆，期諸來效。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後漢陽球傳）

敕中都官從事

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後漢陽球傳）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桓帝時拜郎中，辭病去。太傅陳蕃辟參政

事蕃敗坐廢後辟司徒府拜議郎遷諫議大夫有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公羊謚例一卷公羊條例一卷春秋漢議十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二卷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惟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于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唐石經本）

朱儁

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桓帝時仕郡，後爲上計，舉孝廉，再遷除蘭陵令，光和初拜交阯刺史，封都亭侯，徵爲諫議大夫。中平初，拜右中郎將，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拜右車騎將軍，還爲光祿大夫，更封錢唐侯，加位特進，母喪去官，起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出爲河內太守，復拜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獻帝西遷，爲洛陽留守，棄官東屯中牟，徵爲太僕，代周忠爲太尉，錄尚書事。興平初免，尋拜大司農，奉詔和郭汜，留不遣，發病卒。

奏上靈懷皇后尊號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如穆宗恭宗故事。袁宏後漢紀二十七，興平元年二月，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

王允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桓帝時爲郡吏後爲州別駕從事三府並辟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初拜豫州刺史爲宦官所誣再徵下獄事得釋變姓名亡命少帝時大將軍何進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初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封溫侯初平三年爲李傕等所殺

奏行六隱事

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卻災邪有益聖躬袁宏後漢紀二十六

復奏

立學深厚此聖人祕奥行之無損同上

董卓

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爲州兵馬掾桓帝末補羽林郎拜郎中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初拜

東中郎將，已軍敗抵罪，起爲中郎將，拜破虜將軍，進前將軍，徵爲少府，又拜并州牧，皆不就，少帝即位，何進謀誅宦官，召入朝，遂行廢立事，獻帝即位，遷太尉，領前將軍，封郿侯，進位相國，拜太師，初平三年伏誅，

被徵少府上書拒命 中平六年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効力行陣，魏志董卓傳注引靈帝紀

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後漢董卓傳

被璽書拜并州牧復上書拒命

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陲後漢董卓傳又魏志董卓傳注引靈帝紀

到澠池上書請收張讓等典略作表

臣伏惟天下所已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一作慆慢天常操擅一作擅操王命後漢董卓傳魏志董卓傳作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袁宏紀濁作汩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一作變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于扶羅將士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如養肉後漢董卓傳作勝于內食及溺呼船悔之無及自篇首至此竝典略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魏志董卓傳注後漢董卓傳注竝引典略又見後漢董卓傳魏志董卓傳又略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

署教

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吳志士燮傳注引吳書）

策廢少帝（案後漢董卓傳遂脅太后策廢少帝蓋卓矯董太后策也）

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又後漢董卓傳載此策云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于永安宮　案此蓋卓矯董太后策也范書袁紀並稱卓逼何太后爲廢帝策）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八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一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光和初坐怍宦官徙五原遇赦慮卒不免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爲司空徵署祭酒舉高第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遷尚書拜巴郡太守未行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封高陽鄉侯三年卓誅坐下獄死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勸學一卷集二十卷

霖雨賦

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彌日而成霖瞻玄雲之晻晻兮聽長霤之淋淋中宵夜而歎息起飾帶而撫琴藝文類聚二案此賦類聚編于魏曹植愁霖賦後題爲又愁霖賦張溥等因收入子建集今攷文選張協雜詩注引蔡邕霖雨賦云瞻玄雲之晻晻聽長雨之霖霖曹植美女篇注引蔡邕

霖雨賦云中宵夜而歎息知此賦在蔡集中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兮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兮引瀁灃而東征納湯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過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螭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維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于是游目騁觀南援三洲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騖洪濤涌以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覷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藝文類聚八初學記七古文苑

述行賦

水經濟水注文選陸機前緩聲歌注引此題並作述征賦而魏都賦雪賦舞鶴賦注引與本集同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貴

于其處又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爲災乘馬蹯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夕宿余于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冑兮藐髣髴而無聞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悟衞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慍叔氏之啟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于滎陽降虎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愎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蔥山之嶤陘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

岑紆㠯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迫嵯峨㠯乖邪兮廓巖壑㠯崢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生布葦菼與臺莔兮緣層崖而結莖行遊目㠯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㠯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汨㠯飆涌兮氣懆懆而凓涼雲鬱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㠯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壇坎悲寵嬖之爲梗兮心惻愴而懷慘乘舫舟而泝湍流兮浮清波㠯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㠯潛翳實能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于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僖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爲害玄雲黯㠯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塗濘溺而

難遵王陵阿㠯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俠墳（本作俠墳從類聚二十七引改）佇淹留㠯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并日夜而遥思兮宵不寐㠯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牢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㠯東運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將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星集（本作並集從文選前緩聲歌注引改）貴寵扇㠯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及窮變巧于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消嘉穀于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于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于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㠯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㠯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㠯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㠯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

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古文苑文略見藝文類聚二十七

玄表賦

庶小善之有益文選謝朓拜中書記室辭隨王牋注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備乎夫婦受精靈于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端始考遂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兌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事惟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以舉二族崇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祈祈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舞既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雁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初學記十四古文苑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

若君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
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八十一
長枕橫施，大被竟牀，莞蒻和軟，茵褥調良。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粉黛弛落，髮亂釵脫。書鈔一百三十五

檢逸賦 按陶潛閑情賦序云：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則此舊題作靜情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
余心悅于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
騁情㠯舒愛，夜託夢㠯交靈。藝文類聚十八
思在口而為簧鳴，哀聲獨不敢聆。北堂書鈔一百十

青衣賦

金生沙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
髮光潤，領如螬蠐，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繡丹裳，躡蹈絲屝，盤跚
蹴蹀，坐起昂低，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武媚，卓鑠多姿，精慧小

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爲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楊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翩翩、充庭盈階、兼裳累鎮、展轉倒頹、昒昕將曙、雞鳴相催、傷駕趣嚴、將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嗷嗷青衣、我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隔于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飢、藝文類聚三十五 初學記十九

短人賦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窶、嚽噴怒語、與人相拒、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駡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竝侶、是以陳賦、

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荊雞兮鶩鷿鵜鶻鳩鶵兮鶉鷃鳴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巴賨馬兮柙下駒本集脫此句從初學記補蟄地蝗兮蘆即且繭中蛹兮蠶蠕蝡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本集初學記十九引兩條

瞽師賦

夫何矇眛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冥而無覩兮嗟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兮氣轟鍠而橫飛詠新詩之中文選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注作以悲歌兮舒滯積而宣鬱何此聲之悲痛兮愴然淚以潛惻類離鵾之孤鳴似杞婦之哭泣北堂書鈔一百十七引兩條初學記十六御覽七百四十

時秊落以失次咢絓蹇而陽絕文選文賦注

案文選潘岳寡婦賦注引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將言歸于所天此丁廙蔡伯喈女賦也蓺文類聚三十有長篇近或

采此二語入蔡集誤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燁，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涼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攷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開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徵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祕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于是繁絃既抑，雅韻復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藝文類聚四十四北堂書鈔一百九引九條初學記十六文選文賦注又陸機擬古詩注引作琴頌頌卽賦字寫誤

一彈三欷，悽有餘哀。書鈔一百九

丹絃既張，八音既平。文選江淹雜擬詩注

苟斯樂之可貴宣簫琴之足聽書鈔一百九

于是歌人恍惚㠯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㠯惆悵轅馬蹀足㠯悲鳴書鈔一百九

案前明裔世盛汪士賢等刻蔡中郎集別收琴賦一篇檢蓺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十六乃傅毅作也今刪

筆賦

昔蒼頡創業翰墨用作書契興焉夫制作上聖立則憲者莫隆乎筆詳原其所由究察其成功鑠乎煥乎弗可尚矣書鈔一百四初學記二十一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㠯摽悍體遄迅㠯騁步削文竹㠯爲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博㠯直端染玄墨㠯定色書乾坤之陰陽讚三皇之洪勳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勤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于晻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正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圓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

黃管天地之色也。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

彈棊賦

榮華灼爍，萼不韡韡。于是列象棊，雕華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騁馳。然後柢制兵棊，夸𥲤或風飄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留，放一弊六，功無與儔。藝文類聚七十四 古文苑

夫張局陳棊，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歡娛以講事。設茲文石，其夷如砥，采若錦繢，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御覽七百五十五

圓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輶如羽，動角揚徵，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傷故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于靈宇之前庭通二門㠯征行兮夾階除而列生彌霜雪之不凋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㠯誕節兮挺青蘖之綠英形猗猗㠯豔茂兮似碧玉之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將蕃熾㠯悠長適禍賊之災人嗟夭折㠯摧傷藝文類聚八十七初學記二十八御覽九百六十四

蟬賦

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㠯晨興聲嘶嗌㠯沮敗體枯燥㠯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宋本三十

九惟文

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漂無㠯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㠯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㠯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懽欣藝文類聚三十五

全後漢文卷六十九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貲岡王毓藻校刊

蔡邕二

對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殿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楊公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各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財用筆硯爲對、臣邕言、今月十日詔召金商門、問臣邕災異之意、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綜衆變、征營怖悸、謹別狀上、臣頓首頓首、本集

詔問曰五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占者以虹蜺對虹著于天而降施于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者不得稱龍易傳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于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孰是兵戎未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所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本集續漢五行志五又五行志五注補引兩條又初學記二引漢名臣奏又開元占經九十八引續漢書

詔問曰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黃門桓賢語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黃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絳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爲大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又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已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已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強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本集續漢五行志五

詔問曰南宮侍中等聞雌雞化爲雄尾頭毛已似雄頭尙未變臣聞凡雞爲怪皆貌之失也其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雞禍孝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軨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而女立爲皇后王氏之寵始盛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雌鳴尙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聖主知之詔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取御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

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本集。又續漢五行志一引兩條，又後漢蔡邕傳注引續漢志兩條，又後魏崔光傳

詔問曰：踐阼已來，災眚屢見，頻歲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日蝕，陰勝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疫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脩五事于聖躬，致精慮于供御，則其救也。本集。續漢五行志六注補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人主當精明其德，則有休慶之色。又已非其月令，尊宿法當君臣出端，謀戒不臣。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彊國弱，弱國彊，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贏，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門戶守禦之令。已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

舍（本集）

詔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安在邕對曰臣聞見符致蝗以象其事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曰帝貪則政暴而吏酷吏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本集續漢五行志三又注補又後漢邕傳注引續漢志又藝文類聚一百）

詔問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各損壞（五行志作前後頓壞）臣愚以為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于瓦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彊陵主易傳曰昔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此皆小人在顯位諸侯彊陵主之漸臣意謂卒由舊章黜小人以尊上

陛下去暴悖之怒㠯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
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于下（本集續漢五行志一）
又詔特問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庶聞忠言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㠯邕博學深奧退
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文選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蔡邕書作宜披露得失）指
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㠯經術分別皁囊封上勿漏所問
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德音懇誠褒臣博學深奧退
食在公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愚怯所能堪副斯誠褊寫肝膽出命
之秋豈可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
思諸異各應䇇亡國之怪也天于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
未衰故屢出妖變㠯當責讓欲令人君因㠯感悟則危可為安凶
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

經。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爲天所棄故也。至于今者。災眚之發不于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鑒戒。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寤。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虹蜺墮雞化。皆婦人奸政之致也。自郎祚已來。中官無地遁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賞藏。侔于天府。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過事既已。續以永樂門吏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邪盜寵竊權。侮惑之罪。晚乃發露。雖房獨治畏慎。疏賤妄乃得恣意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是。今日道路所言。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案程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見陳球傳）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其隄防。明設禁限。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且侍御于百里之內而知外事。誠當窮治。何緣聞之。所以令安之也。又前詔書實核以玉氣勢。爲官者踰時不覺。司隸校尉岑初考彥時。裁取典計教者一人縱之。如玉滑所戒。成不朝可知而還移州牒本問末論者疑太

尉張顥與交貫爲玉所進晻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姓璋所在尤名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進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流清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其實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早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厖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聞人襲寵忠實守正與惆悃剛直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優崇委重任用責成納其遠慮優游訪求以盡其情相待以禮相引見論議當因其言居位十數年當此之際尙儉約崇經藝浮輕之人不引在朝廷淺短之書不干于目貴戚斂手中外悚慄莫敢犯禁不獨得之于追没之三公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閒親小加大引在六

遊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取圖寫讚廣㠯顯示羣臣慘慘變懼自危非與衡之道夫憂樂不竝喜戚異方畏災責躬念當專一精意㠯思變則上方巧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宜且息心㠯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之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不可求㠯虛名但當察其眞僞㠯加黜陟近者每㠯辟召不慎切責三公孝廉襍揉試之㠯文而竝㠯書疏小文一介之技命臣下超取選舉衆心不厭莫之敢言羣公倘先意承旨㠯悅郎吏舍人開職長吏便宜促行誰敢違旨至于宰府孝廉顛倒下開託屬之門上違明王舊典無益于德矣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而絕之側身踊躍思惟萬機㠯荅天望㠯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㠯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㠯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禍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公之福諸侯淩主之戚不可不察也臣愚戇感激忘身敢觸

言思慮乎書其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讎（本集後漢蔡邕傳又袁宏後漢紀二十四）

戍邊上章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爲尚書（御覽作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召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荅聖問前後六年質奏機密趨走日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蕃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

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鞫、詔書馳救、減罪一等、輸作左校、後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于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臣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

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㠯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㠯上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幷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㠯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㠯璽書㠯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有律厤意禮意樂意郊祀意天文意車服意朝會意五行意案此下有闕文劉知幾史通稱邕作朝會車服二志又後漢本傳云事在五行天文志則十意中有朝會及五

行其餘二意蓋地理栽文也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曰聞續漢律麻志下注補引蔡邕戍邊上章又後漢本傳邕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引邕別傳邕昔作十意又云云又栽文類聚八十御覽三百三十五引蔡邕徙朔方上書又本集外傳　案本傳別傳皆作十意則劉昭所引禮樂志表志初學記所引天文志原本是意字傳寫變其文耳

律麻意

前漢志但栽十二律、不及六十律、尺寸相生、宋書律志引蔡邕徙朔方上書

凡律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蔡邕律麻志

案劉昭注補志序云律麻之篇仍乎洪邕所構則續律麻志即邕書也洪謂劉洪今不具錄

禮意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

孝武帝封禪岱宗、立明堂于泰山汶上、御覽五百三十三引蔡邕禮樂志

顯宗因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續漢禮儀志上注補引蔡邕禮樂志

樂意

漢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于金石越于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此之謂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予樂官習誦被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禮樂志案北堂書鈔九十六藝文篇引蔡邕敘樂云世

祖追修前業采讖緯之文曰太子樂府曰黃門鼓吹

郊祀意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謝沈書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遵儉不復改立皆藏主其中聖明所制一王之法也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爲實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寘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續漢祭祀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天文意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謝沈書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明以續前志

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

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雨絕，世路無由。宜博問群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續漢天文志上注補引蔡邕表志，又後漢張衡傳注引漢名臣奏，宋書天文志，一引蔡邕于朔方上言，開元占經一引蔡伯喈于朔方上書，初學記二引蔡邕天文志）

車服意

以文義不著之故，俗人多失其名。（續漢輿服志上注補引蔡邕表志）甘泉鹵簿，國家舊章，而幽僻藏蔽，莫之得見。（同上）

俗人失其名，故名冕爲平天冠，五時副車曰五帝，鸞旗曰雞翹，金根曰三蓋，其制非一。（御覽七百七十三引蔡邕車服志）

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化起機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臣以爲宜集舊事儀注本奏以成志也續漢輿服志下注補引蔡邕表志

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御覽六百九十二引蔡邕輿服志案劉昭注補志序云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則續輿服志即董巴及邕志也今概不錄

朝會意

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續漢禮儀志中注補引蔡邕曰云云案當在朝會志又案南齊書禮志載王儉議云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蔡邕三

上始加元服與群臣上壽章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其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茂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顏如日星書稽典謨循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昌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一心同懽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踴躍鳧藻謹奉牛一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寍惟永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集本（文略見書鈔一百二十七引蔡邕雜章）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各本二字衍

今月十八日、臣呂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內太守王匡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衞在朝堂、而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案、使參已亡爲存、衍已存爲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已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后廢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本集

讓高陽鄉侯章

制詔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各米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忝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

故復階朝謁進豫帷幄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遷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軨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自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寤猥與公卿已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邕頓首死罪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降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慙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鄉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悅之情拘迫國憲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綬之飾非臣容體（案書鈔一百三十一引漢末雜事作非臣儀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屢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

元功翼德與共天下者胙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功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奔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臣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過臣之晨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鼴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不勝大願乞如前章云云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殷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烜耳目昏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疇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丙不忘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小醜不足勸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覬見符策君

國之誡兩印雙紱並在縏帶至德元功器量宏大猶且踧踖無乞盡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闒何㠯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㠯爲美談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恩法有誣枉之劾臣不敢遂戾飾虛㠯詘上旨疑𥕛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㠯請息伏惟蠶漏刻一省儻沒之日同壽松喬本集　案張溥百三家集割分臣邕自參當㠯下爲再讓表

薦太尉董卓可相國并自乞閒冗章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㠯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㠯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㠯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嶽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蕭曹邴魏載于史籍國遭奸臣孽妾制弄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㠯不振威移羣下福在弄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愼侯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纖漸㠯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

上卿先寇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寤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奪擊醜類漏刻之閒靡有孑遺卓聞乘輿已越河津身率輕騎長驅芒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必聿得萬國賴祐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今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戶數千不當一非所以褒功賞勳也今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寵嘉之至下乖羣心瞻仰之望臣等謹案漢書高祖受命（案此下脫一段）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孽嬖一時殄盡憎疾臣者隨流埋沒太尉郿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學遂用臣旹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昭顯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

足當作是
任字衍

補報。如卓者陛下當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謹陳狀。臣邕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至一言以寤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萊小臣。思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太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尚書張熹。已歷九列。魯旭侍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薄微賤。特畢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于論者。將謂臣何足以任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寍。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籥。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抱釋。降榮于悴。退顯于進。不勝區區。疑戒不敢肅飾。本集 案張溥百三家集割析流離藏寘目下至所能補報及臣邕頓首至末別爲一篇與本集不同

雜章

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㠯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齊、書鈔百三十一 御覽六百八十二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㠯師師咸熙、周文㠯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于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于亡命、況在于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污、藏器林藪之中、㠯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嶽、莫能與討、即起家參拜爲泰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煢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㠯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連見委任、伏節舉麾、威靈神行、演化凶悍、使爲愨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賚士御衆、悅㠯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

德則皇家之心腹、誠宜試用、㠯廣振鷺西雍之美、臣㠯頑愚、忝污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宥察、臣邕頓首頓首。（本集藝文類聚五十五）

爲陳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

臣前到官、博問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夐稱孝子平丘程末、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末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夐偃哀其羸劣、嚼棗肉㠯哺之、末見食歔欷、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閑用之、夐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㠯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㠯叔未葬、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彥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末年十四歲、顏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爲吏否、垂泣求去、自歸喪所、臣爲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夐本㠯田作爲事、家無典學者、其志行發于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効也、雖成

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機建用皇極神紀暢于無方淑暘洽于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已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幸甚臣聞胥侯能孝命于夷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且烏已反哺託體太陽羔已跪乳爲贄國卿禽鳥之微猶已孝寵況未稟純粹之精爽立百行之根原其人殄瘁而德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狀臣頓首本集御覽五百二十一引蔡邕進表九百六十五引蔡邕奏事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已頑闇連值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戰慄失守非所敢安征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今月丁丑一章自聞乞閑冗抱關

有字集本作服

執簫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爲衆所怪不合事宜願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暗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闥登蹈丹墀承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禮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及薰香狐子薰爐唾壺彈棊石枰梨餳汁器圓爐諸物誠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勿謝朝廷之恩前後重疊雖父母之于子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荅稱所蒙不意卒遷荷受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慘結屛營踧踖受拜命服銀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臣邕頓首死罪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焉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當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導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筋絕骨破以命繼之本集御覽七百三又七百十七

上封事陳政要七事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㠯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厤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㠯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㠯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㠯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于郊、所㠯導致

神氣所福豐年淸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
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
小污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它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
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
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
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
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寑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
良文學之選于是名臣並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
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
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于義
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于石渠章帝集學
士于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
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
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

用僞美不宜處之宂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光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殿宜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恆（恆當作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豪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後漢蔡邕傳）

諫用三互法疏（藝文類聚六十作對州刺史議）

臣聞國家設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議爲名職以郎爲貴智淺謀漏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集本作瞻仗從北堂書鈔一百十七騎篇一百二十五弩篇收藝文類聚六十收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辦于二州也頃者已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故護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元流離溝壑寇賊蠭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爲寇虜則誅之不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狐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史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

明禁令、對相部主、尙生畏懼、不敢營辨、況乃三互、何足爲嫌、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爲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張敞爲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俾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乃持畏避自遂之嫌、顧爭臣士人之責、苟避輕微之科禁、竊見日月拘忌、選旣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蠶口、將爲憂念、願陛下少蠲禁忌、上則三帝用三臣之法、任職相口故吏在家、若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時月三互、以差厥中、臣僕僕發瞽言、辭非義、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本集又略見藝文類聚五又六十、御覽三百四十八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

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後漢蔡邕傳與本集小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七十一終